



廣州文藝叢書

鸞鷟劇劍

新粵劇

楊子靜編劇

林根仙撰曲



人同喜屋刊行

目 次

| | |
|---------|------|
| 人物和派角 | (一) |
| 第一場 | (三) |
| 第二場 | (一一) |
| 第三場 | (一六) |
| 第四場 | (二八) |
| 第五場 | (三八) |
| 第六場 | (四九) |
| 第七場 | (六〇) |
| 「鴛鴦劍」本事 | (七一) |

人物和派角

馬玉書

程忠的兒子，「家生姊」身份，頑塲是十六歲，到梁府讀書就改名陸珠。
(文武生)

馬程忠

馬弼臣的「家生姊」，被剝削一生的農奴，約五十歲。(丑生)
馬劉氏

程忠的老妻，約四十餘歲。(老旦)

馬弼臣

鄉間兇惡的地主，約五十餘歲。(二幫丑生)

陸雲傑

鄉間蒙館的老師，約四十歲。(二幫武生)

梁仁禮

城鎮的地主紳士，頑固勢利，刻薄寡恩的老頭，約五十餘歲。(武生)

梁應祥

仁禮的兒子，紈絰氣習很深，不務正事的公子哥兒，約二十二歲。(小生)

生)

梁素珍

仁禮的女兒，聰明秀麗，約十七歲。(花旦)

王婉文

應祥的妻子，(貧農出身)，是個伶俐的主婦，具正義感，約二十歲。(二

幫花旦）

秋月

梁府的婢女，飽受壓迫的女孩子，約十七歲。（三幫花旦）

凌守一

梁府的西賓，應祥、素珍、玉書的老師，約五十歲。（二幫小生）

李阿牛

馬列臣家的貧雇農，不甘壓迫剝削，參加農民革命的青年，約二十歲。

（二式）

第一場

時：旭日初昇明朗的天色。

地：某村的村外。

人：牛仔、馬玉書、馬程忠、劉氏、陸雲傑、馬弼臣、家丁。

景：村外郊野，近衣角有石橋一座，隔岸遠景，一片村庄，河邊草場，什角大樹數株，衣邊角另

有路通內場。

（雙飛蝴蝶頭作牌子用，開幕）

（冲頭。牛仔、馬玉書被馬弼臣率家丁，手持腰鞭，由什邊追上完舍，亂打介。）

牛：（哀求介。口鼓）阿馬大爺！我不過發燒，至同你支多少人工賣涼茶，你唔聽打我咁冇譖。

臣：（惡狠狠地，力鞭牛介。口鼓）喳噃，你想詐病唔做工夫重想支錢呀，我今日打你唔係話無

事。

書：（替牛說情介。口鼓）大爺！佢真係發燒唔做得野樂。（一搥）

臣：（食住一搆鞭書介。白）唔准你講，（接口鼓半句）你個龜盜呀，喺大爺面前，胆敢同佢將苦訴。我嚟吩咐你兩個，我而家入墟飲茶，好好地俾心機做野，唔係打拆你兩個頭顱。（恃恃然，衣邊下介。）

牛：（氣憤介。白覽）真可怒。（雙句）我同佢單水又割草。做左個幾月工夫，未曾支過佢分毫。講明一日食三餐，點知只有兩餐得到肚。今日見得頭暈兼身熱，想話執劑涼茶番去煲。

不獨唔肯支工錢，重惡隻老虎。你替我講兩聲，佢連你打埋你話幾無辜。（雙句）

書：（的的搣，氣憤介。一搆二王）做到地主土豪，個個良心都係唔好。（木魚）牛哥你，唔怪得你發牛騷。我地做人牛馬，一世辛勞。我幾代做佢嘅家奴，比你更加苦惱。呢個牢籠想脫，就要讀書至爲高。他日若得富貴功名，福陣也仇都可報。

牛：（木魚）你雖然想得到。（減字芙蓉下句）講到讀書兩字，你都未免太心高。慢講話無錢，（上聲）就算讀飽書亦無出路。

書：（減字芙蓉）村頭個陳老師，佢肯收我作門徒。（花）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讀書就係出頭嘅好路。

牛：（白）讀書？（擲頭介白覽）讀書唔係路。（雙句）聞得天馬山，有一班英豪。在此舉義旗，發出咁嘅口號。殺縣官，（一搥）除惡霸，（一搥）為民除害正義高。我地若想要出頭，呢條正一樣好路。我同你投入天馬山，替大眾貧農將仇報。（一搆欲拉玉書行介。）

書：（白覽）你咪咁大聲，願住你個頭顱。（花下句）我有父有母，不比你顧慮全無。我都係讀

書望出頭，唔敢上山替天行道。

牛：（花下句）我地窮人出頭祇有一條生路，（一搆）鬥倒地主至係正確之途。就算你將來得到

功名，對我地貧苦黎民有乜野好。

書：（哈哈大笑介。滾花下句）細想天馬山佢有何能力，可殺盡的污吏與土豪。若果我得功名，

可以喚雨呼風，我地方不再為人欺侮。

牛：（口鼓）你既不聽我良言，就惟有各行各路。玉書！試看他年誰非誰是，誰個見識高。

（白）請呀，（冲頭下介。）

書：（口鼓）哼！怎有大路唔行，行埋的咁嘅小路。看我他年得志，你就自悔見識全無。

（陳雲傑手持拐杖，即上橋頭介。）

：（回頭望見雲傑至大喜，先鋒鏃，上橋扶下介。白）老師！乜你今日咁早晨呀？（在袋內

取書出介。）

傑：（口鼓）玉書！我昨日教你個首書你讀熟左有呀？

書：（口鼓）我讀到好熟喇，我晚晚都唔敢偷懶嘅，因為免稟負老師你教我嘅功勞。

漢：（口鼓）你都幾勤力，而家再練習寫字，睇吓你嘅工夫有冇進步。（蹲地撥平地上的沙介。）

書：（折樹枝灑地上寫字介。口鼓）等我寫天子重賢豪文章教爾曹。（奏快昭君怨譜子寫字介。）

（馬程忠，劉氏，負鋤食住快昭君怨譜子上，見玉書在地寫字，立其後觀看介。）

忠：（見書會寫字，不覺喜極大聲介。白）呢個乜野字嚟呀玉書？（重一搥）

書：（聞父聲，急起身介。白）阿爹阿媽！而家至去開田呀，老師又教我喺地下處寫字呀。

忠：（向云傑打拱作揖介。口鼓）陸老師！我個仔佢真係唔知幾有福，得你時時咁好心機教導。

劉：（口鼓）我地又唔使交書金學費，玉書就有書讀，唔知何日至報答老師你嘅功勞。

傑：（口鼓）我並非望你地報答嘅，不過見得玉書聰明，又可憐你地世代做「家生婢」，嘗盡人間痛苦。故此我勉勵玉書讀書上進，希望出頭有日，唔使再爲奴。

書：（白）唉—阿爹—阿媽！（長句二三下句）地主沒有良心，惡情嚟欺侮，適才牛哥因病受盡

恒煎熬，我不過代恒求情不料遭逢彼怒，將我兩人毒打這理全無，我刻苦攻書希望他日功名得到，不獨光宗耀祖亦可免世世爲奴。我地欲想出頭，只有呢一條生路。

忠：（板眼）提起個惡主人，而得斬恒幾刀。我地猶如監犯，受盡煎熬。講到讀書求功名，都好難我出路。我地好似泰山壓頂，你嘅埋想太高。須知皂卒侵媚，與及的剃頭佬。不能入關攷試。（轉二王下句）我地惟有世世做農奴。

劉：（合尺滾花）就算你朝夕用功，難望揚名聲顯父母。

書：（的的擰。懊喪介。禿頸沉花下句）唉咄咄，一盆冷水，都係夢想徒勞。

傑：（白櫄）你地勿牢騷。（雙句）我計劃早有好。我有個老友凌守一，一向囉縣城投門徒。而家縣梁仁禮處做西賓，才學比我要好。我介紹你去讀三幾載，學問定然高。不過你要改名爲陸珠，（一槌）陸珠係我死鬼阿侄嘅名號。將來攷試要填三代，你就填我陸家嘅宗祖。只要功名得到手，唔使代代再爲奴。（雙句）

書：（白櫄）原來我地唔攷得功名，咁改名換姓都要做。

忠：（白櫄）玉書阿玉書，你諗真吓至好。將來圖名嚟攷試，我怕會穿鑿。

劉：（白櫄）萬一走漏風聲，個陳唔知算好。唔應咁冒險，你咪過咁心高。（雙句）

書：（長花上句）難忍耐，再爲奴，猶如豬狗任宰屠，未必奴隸生成難以改造，除左謀功名富貴再有別途，雖則姓項名計非好，但得飛黃騰達効力皇圖，個陣做左大官，自必有人同我將計謀擺佈。

傑：（花下句）你兩夫婦又何須憂慮，玉書得功名順遂就唔使永世爲奴。玉書今晚臨我度佳宿一宵，等我寫備介紹書函，籌備盤川，起程在明早。

（程忠夫婦心中仍作踟躕介）

書：（白）阿爹，阿媽！（小曲寶鴨穿蓮）

上尺工上乙士合尺合士上工尺工上尺乙士合
最親上愛便是情深慈父母，今朝十分離係痛苦一眼淚模糊，唯有要找出路，今朝遠別，
六五、五六五、生五俱五六、六五六、杜六五六、尺上乙士上尺工上（亿亿仕往洽洽板板
不必咁苦，因將來之計別一鄉一土，定要咁一做，不再一受鉗擺佈（過序各做關目介）
任任）、工六、心自壯，創前途，待我他朝返到得封誥。

傑：（口鼓）程老伯！你放心喎，此後你唔駛爲鉗牽腸掛肚。

書：（大受感動介。口鼓）老師！我若不將功名博取，（一搥）真係難以報答你恩高。

忠：（口鼓）老師！呢件事唔妥當，阿玉書而家私逃，嗰個馬弱臣問起上嚟叫我點回答至好。

劉：（口鼓）係噃，一陣間起嚟口空空，唔係會穿鑿。

傑：（擲搥介。口鼓）有辦法，你可以話玉書頭先被打一時氣憤投河自殺，連尸都有。（一搥）

忠：（口鼓）大吉利事，生戰戰話佢自殺，意頭唔好，想過第標為高。

書：（口鼓）不過係將地主欺瞞，阿爹使乜咁古板頭腦。（白）喩，我放下頂帽喺河邊，你話我

跳水死左唔係得咯，（除帽介。）

劉：（口鼓）乖仔！你今日是必要求功名上進，但係阿媽總覺得替你心操。

書：（快中板下句）此番忍別為前途。爹娘休要生煩惱。功名得遂便轉歸途。（花）珍重一聲，
立即離開呢處，（依依惜別。云傑催促再三，卒强拉玉書下介。）

（程忠夫婦見玉書與云傑去後，翹望暗哭變思介。）

忠：（望衣邊遠遠見弱臣行至，急白）唉依！嗰個衰鬼馬弱臣嚟叻，我地𠎗假兒大聲痛哭，然後

直至相信架，

（程忠夫婦立河邊，大聲假哭，頻呼玉書之名，及怨有陰功介。）

(地錦、馬弼臣施施然，衣邊上介。)

臣：(一見程忠夫婦情形，擲頭介。口鼓)程忠，點解重唔去開工，喺處喊得咁嚟，究竟乜頭也路？

忠：(忙趨前假抹淚介。口鼓)大爺，阿玉書唔知因乜事，一時氣憤，跳水自殺，而家都未見尸蒲。(哭介。)

臣：(白)玉書自殺？(擲頭介。口鼓)唔係噃？細蚊仔會自殺輕生？你又唔係親眼見到。

劉：(口鼓)九成係死左亞大爺，我地已經搜勻唔見，只得佢頂帽喺處，唔係自殺點解踪跡全無。(持帽與弼臣看介。)

臣：(取帽細看，不覺動怒，將帽力擰地上介。長句花下句)你有教導，太胡塗，使乜嘢威嚇到鬼殺咁嚟，咁嘅衰仔死左唔係算數，佢死我當為閒事，可惜係少左一個人同我做工夫。你兩公婆快的生番一個出嚟，免至家生婢輪到你個代就有。(白)喊乜野呀，快的開田做工夫呀！一味喊衰晒嚟，(什邊下介。)

忠：(哈哈笑介。花下句)唔怕你精、唔怕你毒、咁我就瞓過你個老胡塗。

(落幕)

第二場

時：距上場三年，時正初春。

地：府城的郊外。

人：梁應祥、梁素珍、陸珠。（即馬玉書，以下稱珠。）牛仔。

景：春郊樹林，遠景田野葱綠，旭日當空。

（奏「烏投林」譜子一段，配雀喙聲，應祥云云：鼓，手持小弓，身負彈丸袋，舉首尋覓鳥類，取彈丸打雀介。）

祥：（自攬）我够眼力。（雙句）一打打折隻隻翼，金彈打飛鳥，比讀書重有益。因爲打雀呢種遊戲，又有得玩時又有得食。今日乃係放假期，玩到黃昏至休息。（雙句）（樹林內雀聲聒耳，應祥一路向什邊林內打雀下介。）

（急急鋒三輪。絃索玩武西廂引子。叻叻鼓。素珍持劍衣邊上，四鼓頭合口扎架介。）

珍：（一撓起武西廂）冬去春來景色鮮。共舞花軒。（雙句）（助助鼓。完台。）

（陸珠持劍，食住叻叻鼓衣邊上，跟住素珍完台掩門，四鼓頭同扎架介。）

珠：（接唱武西廂）盡興樂怡然。飛燕。飛燕。（食住的搊蠟鼓，作舞劍姿態介。）

珍：（接唱）似梭穿。

珠：（合唱）共舞翻翻。（雙句）

（起「七星」蠟鼓，二人舞劍，注重舞蹈形式。）

（應祥在二人舞劍時，已由什邊挽一大串雀上，離遠觀看，待珠將屆舞畢時，取彈照珠身傍打去，有意驚擾介。）

（陸珠爲應祥打一彈失驚，立即停舞，回頭見是應祥，心中惱怒介。）

珍：（同時亦吃驚，回頭見是應祥，嗔怒介。先鋒鼓拉開，口鼓）亞哥，你都有解嘛，點解你咁黑心啲？傷及人家時我問你點？（上前問珠介。）珠哥，有冇打親你呀？（親切關心介。）

珠：（接口鼓）有，有，有，不過應祥哥同我開吓頑笑，井非打在我身邊。

祥：（露不悅色介。口鼓）亞妹，叫你陪我打雀你就話聽著，而家你又同佢嚟舞劍。你成日

對寫鷺劍出嚙同佢舞，亞爹交帶你小心保存。

珍：（白）笑話！（長句花）鷺鷥劍，記從前，亞爹曾對我來言，他日我許婚就憑此劍，春郊試舞又何嫌，此劍與你無關，我喜歡佢時點就點。（羞嗔介。）

珠：（白）珍妹。（長句二王下句）佢事出無心，我未曾受傷損，不應小事芥蒂心存，今日適值假期至有春郊試劍，兄妹情重你要順佢爲然，你不若陪伴你兄尋消遣，我書齋回法整理題的書稿。（欲行介。）

珍：（急拉住介。唱序）你何必要扯先。（二王）佢有佢勝時，我有我兩人舞劍。（叻叻鼓。作舞劍姿態以激應祥介。）

祥：（爲珍所激，大怒，先鋒鏃執珍介。快白攏）你想點？（雙句）近來你性情已大變。自從陸珠佢（指珠）嚙左，對亞哥就好似無。緣遇時頂肺又頂喉，話你半句就黑起塊面。如果你將來嫁左佢，你對亞哥更尖酸。（雙句）

珠：（花下句）算嘲，若爲我而失和氣，更覺心內不安然。話晒都係切肉不離皮，大家講過就算。

珍：（口鼓半句）阿哥，而家你算管我呀抑或教我呀？

祥：（口鼓半句）點都得，如果我唔管你教佢，佢唔知放肆到點噃。

珍：（怒介口鼓）阿哥，老實對你講，阿爹都唔敢認真管我，你嚟管我，我要同你去問過阿爹先。（拉應祥頭忿忿下介）

珠：（花下句）真使我心中難過，恒兄妹時爲我起爭端。我都要作和事老人善爲相勸。

（冲頭。牛仔策馬衣邊上，一見陸珠起擲搊二人關目忙下馬介）

牛：（執珠介白）你唔係阿玉書？

珠：（白）哦，原來係牛哥。

牛：（打量珠身上介口鼓）玉書，不見幾年，莫非你已逐年平之願？

珠：（口鼓）有錯喇牛哥，自從一別，我得陸老師介紹在凌守一處攻讀已有三年。凌老師在梁府做西賓，故此我亦在梁府棲身樣都關照妥善。牛哥，現時你嘅景況，可否對我來言。

牛：（花下句）我自從投入天馬山內，（一頓張望無人續唱）真係別有一天。殺土竊賊官，聲勢日強，前途甚遠。

珠：（花下句）牛哥，好極都係烏合之衆，借此爲出頭之路，我始終都不以爲然。捨正路而不行，你終歸會危險。

牛：（白襪）休迷戀。（雙句）富貴功名非上算。功名無非係人人，你嘅志願未必可成全。就算

你做左官，只係個人出頭嚟打算。應該為大眾貧農嚟着想，要用武力嚟雪沉冤。（變句）

珠：（花下句）牛哥，人各有志，又何妨各走極端。我有事欠陪，有機會再見。

（拱手衣邊下介）

牛：（花下句）佢既執迷不悟，難以再向佢進言。現在公幹已完，立即回山轉。（四鼓頭上馬

介）（花下句）登程策馬，快加鞭。（下介）

（落幕）